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 国 家 与 革 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sup>1</sup>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frac{3}{4}$  · 字数 32,000

1949年8月第1版·1959年9月第6版

1960年9月北京第8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21 定价（四）0.33 元

## 目 录

初版序言 .....	1
再版序言 .....	2
<b>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b> .....	<b>3</b>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3
2. 特别的武装队伍, 监狱等等 .....	6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	9
4. 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	12
<b>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b> .....	<b>18</b>
1. 革命的前夜 .....	18
2. 革命的总结 .....	22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	28
<b>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b>	
<b>马克思的分析</b> .....	<b>30</b>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	30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	34
3. 议会制的消灭 .....	38
4. 民族统一的建立 .....	44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	47
<b>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b> .....	<b>49</b>
1. “住宅问题” .....	49

2. 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	52
3. 給倍倍尔的信 .....	56
4. 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	59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所写的序言 .....	65
6. 恩格斯論民主制的消除 .....	71
<b>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b>	<b>73</b>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	73
2. 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76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81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 .....	84
<b>第六章 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b>	<b>91</b>
1. 普列汉諾夫与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	92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論战 .....	93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	100
<b>初版跋 .....</b>	<b>109</b>
<b>注释 .....</b>	<b>110</b>

##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擁有無限權力的資本家集團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殘酷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在這裡是指這些國家的“後方”而言）已經變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監獄。

連綿不斷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劇和災難，使群眾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義憤填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所抱的態度，已經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了。

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使得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在世界各個正式社會主義政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德、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社分子<sup>2</sup>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也正是為了瓜分和重分這些

賊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問題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見，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們来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說，特別詳細地談談这个学說被人遺忘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們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可耻地遭到徹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領袖考茨基。最后，我們要給俄国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現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結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無产阶级革命的鏈条中的一个环节。無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向群众說明，为了使自已从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来，他們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因此这个問題不仅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作者

1917年8月

##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时几乎沒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 第一章

## 階級社会和国家

### 1. 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学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階級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学說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階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学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变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赋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階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学說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們遺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說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請不要笑！）。那些德国的資產階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殘馬克思主义的专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極有組織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說。为此，必須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許多話。当然，很多的引証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証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

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發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鑿地証实并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传播最广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講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圖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譯出一段引文，該書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無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濟利益彼此冲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脫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頁）<sup>3</sup>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來說，国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問題上，人們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歪曲馬克思主义。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迫于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又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就產生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在市儉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言論）看來，國家正是用來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手段。

例如，在1917年革命的時候，對國家的意義和作用的看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需要實踐中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這個問題上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無數決議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許多論文，都浸透了這種市儉的庸俗的“調和”論。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決不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在對待國家的態度問題上，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准社會主義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说明）竟被考茨基……“遗忘”和歪曲了。

## 2. 特别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又说，……“国家同旧的氏族（或宗族）组织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统治下的国民”……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权力的建立，这个权力已经不是自己组织成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成阶级以后，已经不可能有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了…… 这个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还有监狱、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所没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由社会中产生而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国家这个力量的概念。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别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别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是武装的居民，不是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对于为什么要有驾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别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原始人类，或宗族社会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程度上复杂些，技术上高明些，但这样的武装组织是可能的。

这样的组织之所以不可能有，就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组成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别的力量、特别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关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别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即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正是“特别”武

装队伍同“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我們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样具体地說明这个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資本主义社会中少数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来，它是在加强：

……“社会权力是随着国家內部階級矛盾尖銳化及邻国的扩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强起来的。拿現在的欧洲来說，階級斗争和侵略竞争已把社会权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整个国家的地步”……

这段话至迟是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轉变，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大銀行的無限权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說，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無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英德两国为了爭夺世界霸权、为了瓜分贓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社会上一切力量几乎都被强盗国家政权“吞沒”，使情况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正当这个竞争加剧了許多倍并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衛祖国”、“保衛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詞句来掩盖他們维护“自己”資产階級强盗利益的行为！

### 3.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為了維持駕于社會之上的特別社會權力，就需要捐稅和國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着社會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成為社會機關而駕于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氏族（或宗族）社會機關的那種自願的敬意，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於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權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國家掌握軍權的首腦，也會對“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社會尊敬”的氏族首領表示羨慕。

這裡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駕于社會之上？我們在下邊就會看到，1871年巴黎公社如何實際地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殺了。

……“因為國家是為了控制階級對抗而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種階級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壓制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但是也常有一些例外，如相互鬥爭的階級達到勢均力敵的地步，國家政權暫時獲得某種獨立性，似乎成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中介人”……17世紀和18世紀的君主專制，法國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拿破侖主義，德國俾斯麥時代，都是如此。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在共和制俄国的克倫斯基政府开始压迫革命無产階級以后，由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苏維埃已經軟弱無力，而資产階級也沒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苏維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又說，在民主共和国内，“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权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国和美国）。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銀行統治，都把这两种維護和实现財富的無限权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資产階級联姻的“蜜月”期間，帕尔欽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願意实施制裁資本家、制止他們进行掠夺和借軍事訂貨盜窃国庫的种种措施，在帕尔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資本家“奖賞”給他年薪 12 万卢布的肥缺，試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間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誼关系？切尔諾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們是盜窃国庫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賴資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資本一掌握（通过帕尔欽斯基、切尔諾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資产階級民主共和国中，無論人員、机关

或政党的任何更換，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选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經驗，他說普选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的指标。在現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希望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現代国家中”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証实现这种意志。

我們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个錯誤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怎样揭露这种想法的全部虛伪性，我們以后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对“現代”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由此可見，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几个階級时，国家就成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以迅速的步伐走上这样的生产發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階級的存在不仅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階級必然会消失，正如它們从前必然会产生一样。随着階級的消失，国家也必然会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

將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会民主派的宣传鼓动書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說，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他們根本不去考虑，先要經過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館去”。甚至他們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 4. 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話是非常著名的，經常有人引証，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質，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我們把这句話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論述轉录如下：

“無产階級取得了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資料变为国家财产。但这样一来，無产階級就消灭了自己之为無产階級，就消灭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对立，同时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过去和現在在階級对立中向前發展的社会，需要国家，即需要一个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其生产的外部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当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以內。国家曾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的集中組織形态，但是国家所以成为这样，只是因为它是当时唯一代表整个社会的階級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奴隶主即国家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紀，它是封建貴族的国家；在我們的时代，它是資產階級的国家。当国家最后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多余的东西



了。那时候，必須加以鎮压的社会階級已不存在，一个階級統治另一个階級的现象以及目前生产無政府状态引起的生存斗争已不存在，这个斗争中的冲突和过火行动（極端化）也随着消失，再没有什么东西須要鎮压了，于是，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也就是它以国家資格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步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该根据这一点来评价‘自由的人民国家’这句话，这句话用来鼓动暂时还可以，但畢竟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根据这一点来评价所謂無政府主义者要在一天之內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301—303頁）<sup>4</sup>

我們可以大胆地說：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極其丰富的論述中，只有与無政府主义“废除”国家的学說不同的国家“消亡”（馬克思語）这一点，被現代社会主义政党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馬克思主义，無异是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緩慢的、平靜的、逐漸的变化，而沒有突变、風暴和革命。对国家“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說的話）理解，無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認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資產階級。从理論上說，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記了我們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也指出的極重要的情